

网络亚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解构主义语境下探析

聂淑玲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摘要: 回顾近年出现的网络热词“蓝瘦香菇”、“芭比Q”、“YYDS”，再到“泰裤辣”、“显眼包”、“搭子”、“尊嘟假嘟”等，让广大学生网民记忆犹新，也成为近年相关学者研究大学生网络亚文化的热点。20世纪80年代，解构主义进入我国后，催生了网络亚文化，形成独特的风格，解构主义以强大的解构力量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亚文化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

关键词: 解构主义；网络亚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DOI】10.12252/j.issn.2096-627X.2023.05.196

探究解构主义思潮下网络亚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我们不妨先来理清解构主义对网络亚文化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解构主义进入我国后，催生了网络亚文化，形成独特的风格，解构主义以强大的解构力量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建立在一正一反的二元对立之中，然而这种二元对立并非对等的^[1]。“逻各斯”出自古希腊语，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别称，它们（存在、本质、本源、真理等）都是关于每件事物是什么的本真解释，也是全部思想和语言系统的根源所在。雅克·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他反对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冲击了“二元对立”的主导地位；反对非此即彼的一元中心论，倡导“去中心化”的差异性、多元性、延异性^[2]。东西方的解构主义表现出的共同特点：拒绝权威性、反二元对立、反中心、反统一。

较于主流文化而言，亚文化属于“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不占统治地位的、未被其他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所接受和认同的意识形态。”所谓网络亚文化，是指在网络青年群体中存在抵抗传统权威和主流文化，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表现出显著区别于主流文化的风格和样式的文化形态。

一、网络亚文化的精神内涵发生转向

网络亚文化转向去中心化。根据《2023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3年4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20-29岁网民占比为24.5%。伴随着增加的是网络亚文化现象的显露，网民借助网络新媒介的力量，重新建构自己的亚文化风格，以碎片化、异质化的后亚文化形式存在，以此来抗衡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如饭圈文化、弹幕文化、鬼畜文化、佛系“丧文

化”等个性十足的青年亚文化涌现，总以边缘性、批判性的姿态“演绎”在各大网络媒介当中。前些年出现的网络热词“蓝瘦香菇”原意“难受想哭”，“芭比Q”是“Barbecue”的谐音，用作比喻非常震惊无力回天的感觉，“YYDS”用作“永远的神”，常在粉丝文化中出现；再到今年的网络热词“泰裤辣”的使用，它比“太酷了”多了豪放与不羁，由小众圈到大众圈，由身份圈到兴趣圈，由传递圈到接收圈，这既折射出网民为了迅速融入“圈子”提高认同，也折射出其为了在群体内获得自尊来达到群体区分的目的。后现代主义催生了网络亚文化，解构主义的特征迎合了网络青年的性格特征，从解构主义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出，网络亚文化也离不开解构主义“反主流”的特质。大学生快速适应网络生存环境，急于使自己得到“公然”的认可，便开始以“虚拟环境”展示个性，持续更新自己的话语内容和表达方式，以此表达对社会文化的价值追求。从大学生身体和心理表现出对传统主流文化“不随大流”，它既有后现代的叛逆，也有解构的反中心，多元和分散的边界成为网络亚文化由反抗二元对立到去中心化的过渡。

思想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转向多元化。网络热词“显眼包”从最初的“爱出风头”演变到网民对个性化和多元化表达的认同，除了形容人的形象和性格，也泛指脱颖而出的新事物。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看来，所有思潮的产生必然离不开当下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在网络亚文化的内涵中我们可知，亚文化也是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的社会意识形态，青年对传统主流价值观由反抗二元对立到去中心化的过程也必然会产生多元风格和样式的文化形态。网络亚文化的意识形态也伴随多元化，当中以大学生的认知多元化和行为多元化为具体表征。网络热词“搭子”演变而来的“饭搭子”、

“旅游搭子”、“减肥搭子”这一类网络热词从外在形象到行为，再到新型的社交关系，更多的是从行为方式上表现出显著区别于主流文化风格和样式的文化形态。

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转向无声化。今年的网络热词“尊嘟假嘟”的出现，既折射出强烈表征符号的萌文化持续发展，也折射出网络亚文化发展趋向于无声化。第一，仍属于主文化群体之下的网络亚文化逐步将以青年亚文化原有的对抗性转化为多元性，从早期的黑客亚文化、网络语言亚文化到当下的所有青年亚文化现象，这个从前至今的转化过程中意识形态批判趋向于无声化。第二，互联网时代创造的虚拟世界，网络青年对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以自己的理解来进行解构，以娱乐化的方式挪用“网络语言”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这个从现实场景迁移到虚拟场景的空间转换趋向于无声化。

二、网络亚文化为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可能

一是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构建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场域，亚文化形态为大学生思想政治萌发新的教育方式等，并以此为思想政治教育创设更多可能的育人新场域。二是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多样化、差异化的载体，教育工作者抓住积极的亚文化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范本，能极大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权。三是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构建能动性的桥梁。四是，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创造性的补充。大学生在互联网的虚拟和真实中以“表征符号”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这种“表征符号”远远超过本身的涵义，它具有无限的扩充和延展，这为思想政治教育带了无限的创造性补充。

无论是网络热词“蓝瘦香菇”、“芭比Q”、“YYDS”，抑或是“泰裤辣”、“显眼包”、“搭子”、“尊嘟假嘟”，我们都能找到共同的规律，网络亚文化在快速发展，但也难免稍纵即逝。解构主义思潮的宝贵之处正是它留下了关于对既定价值观念的批判态度，对固有思维模式的突破，它给人类带来了用辩证的和发展的思维看待问题的精神更为深刻。为了让网络文化更健康、网络空间更清朗，当代大学生正确认识互联网、深入学习互联网、积极运用互联网，切实提升在网上明辨是非、鉴别真伪、分清善恶、判定美丑、维护安全责无旁贷。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一）传统主流价值取向的权威性受到挑战^[3]

从解构主义在西方发展表现出来的拒绝权威、反二

元对立、反中心，它对占据西方两千多年哲学文化形态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批判来看，“解构主义思潮”的出现会为传统主流文化和传统价值体系的权威性发起了挑战。如大学生网络社交出现的“佛系”文化，随之演变而来的“躺平”文化和“摸鱼”文化，从“观念认同”到“行为认同”，折射出来的是对“积极”、“辛勤”、“进取”的鄙弃，取而代之的是“消极”、“懒散”、“堕落”。这是青年社会化的过程中对传统主流价值取向的背离，它与中华儿女应戮力同心，主动担当起民族复兴的使命，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相违背。每逢社会历史转型期都带来新的“解构主义”，于解构主义思潮的“持续性”来探讨传统主流价值取向的“权威性”，我们不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传统主流价值取向中建立这样的关系：以增强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我认同感”来提升传统主流价值取向的“权威性”。

第一，解构主义思潮的“持续性”为培养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我认同感”带来了新的反思方向。一是网络社交中大学生表现出活跃的心理，强烈的求知欲望、强烈的参与意识、强烈的自我意识等具体表征，这为教育工作者增强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感、亲切感、归属感培育带来了挑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的课堂上，教育工作者既要把握主流文化育人下的共性困境，也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困境。第二，解构主义思潮的“持续性”为传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流价值取向的“权威性”带来了新的反思方向。一者，教育工作者的话语权地位与学生的话语权地位不再分高低，而是平等公正的。把握好话语权地位成为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一项重点工作，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权威性变得十分迫切。再者，面对解构主义思潮和虚拟空间双重影响因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服力和威望受到了挑战。教育工作者既要主动甄别复杂多变的主客观因素，也要引导青年大学生将亚文化向与主流价值观一致的方向转变，抓住教育契机，在解构主义思潮的“持续性”语境下发挥网络育人实效的“持续性”。

（二）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受到挑战^[4]

上文论述到的传统主流价值取向的权威性受到挑战，随之而来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也会受到挑战。本研究强调的“传统”是相对于胜似传播工具的生命空间而言的非网络空间，它所指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空间。探讨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问题，首先，我们

不妨先来厘清主文化和亚文化的关系。亚文化究竟是作为一种非主流的从属地位的文化形态,还是作为一种冲击着主文化的文化形态呢?目前学界普遍达成的研究共识是亚文化目前仍处于主导文化群体之下的文化样态,90后和00后网络青年是否会成为推动“亚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主力军吗?这个取决于亚文化向主导文化转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关于是否出现新的网络文化结构的过程,目前关于这一过程的具体形态还没有形成定论。其次,解构主义强调的去中心化强化了网络亚文化的“中心化”,“边缘性群体”不断以“网络语言”巩固群体内部的情感共鸣和价值取向,以对抗性行为挑战群体外部的主流意识形态,以达到吸收更多边界认同为目的。“边缘性群体”不再处于边缘,而是逐渐从边界走向中心,向新的“主流文化”中心靠拢。因而,网络亚文化不断冲击传统主文化,这给传统主流价值观的输出产生重大的考验。

(三)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性受到挑战^[5]

网络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解构主义的反基础和反中心容易动摇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尤其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塑造的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一方面,90后和00后逐渐成为掌握网络新媒体技术革新的当代青年,成为传播网络意识形态的重要群体。例如在虚拟社区“饭圈”上“破圈”而出的行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准则相悖。为了达到“出圈”的效果,网络青年不断塑造新的文化认同,以抨击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将解构主义反基础的特征表现的淋漓尽致。另一方面,前文提及的解构主义思潮的“持续性”,它也在一定层面上持续地巩固了网络亚文化的意识形态。“边缘性群体”的认知和行为被持续的强化,其亚文化的价值观念也被持续的加深,以此提升了网络亚文化群体的观念凝聚力和行为自信心,达到更多的边界认同,稳定了亚文化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6],加强了亚文化对边缘群体的“吸引力”。解构主义思潮的反中心推动了网络亚文化的“中心化”,“边缘性群体”抵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吸纳更多的非主流价值观念,以此达到抗衡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

在本研究语境中探讨网络亚文化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产生的挑战时,我们不妨借用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介入社会”的研究理念。文化介入社会的目的是增强理论对现实的关照,使网络亚文化理论研究满足纷繁复杂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伯明翰学派将亚文化的研究对

象范围逐渐扩大,目的是更加关注“边缘性群体”的利益。90后和00后成为网络亚文化的“主力军”,将这群“边缘性群体”引领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向而行的主体,对于巩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形态的理论基础意义重大。

分析解构主义语境下的网络亚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性层面的挑战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关于“后亚文化”的亚文化观念。解构主义语境中的网络亚文化也包含了部分“后亚文化”的叛逆特征。班尼特·哈里斯的《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认为亚文化是远离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纯娱乐化的符号嬉戏。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和行为加速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的理论分裂,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新时代下培养能为中国式现代化作贡献的续力者。

参考文献

- [1] Derrida J. Trans. Alan Bass. Positions [M]. Chicago: University for Chicago press, 1981.
- [2] Bennett Andy. Subcultures or Neo-Tribes: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th, Style and Musical Taste [J]. Sociology, 1999
- [3] Blackman. Youth Subcultural Theory: a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The Concept, Its Origins and Politics, From the Chicago School to Postmodernism [J].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2005.
- [4] 马中红. 西方后亚文化研究的理论走向 [J]. 国外社会科学, 2010.
- [5] 刘倩. 解构主义思潮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探析 [D]. 吉林大学, 2011.
- [6] 卢鹏. 亚文化与权力的交锋: 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逻辑与立场 [J]. 青年研究, 2014.
- [7] 邓欣欣. 网络视野下青少年亚文化的解构与重构 [J]. 青年探索, 2015.
- [8] 郑雯. 网络亚文化的“中心化”: 认知、行动与结构 [J]. 青年探索, 2016年第1期.
- [9] 贺凤. 解构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 [J]. 高教学刊, 2017.
- [10] 孙伟. 思想政治教育对后现代语境下青年亚文化的引领 [J]. 青年思想与教育, 2020.
- [11] 李慧敏. 青年亚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影响及对策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总第533期.